



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主编：孙丰华

逍遥的灵魂

庄子传

王丽娟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庄子传

逍遥的灵魂

主编：孙丰华

王丽娟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逍遥的灵魂 : 庄子传 / 王丽娟著.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 9
(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 孙丰华主编)
ISBN 978-7-5528-0054-8

I. ①逍… II. ①王… III. ①庄周 (前 369 ~ 前 286) — 传记 IV. ① B223.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7990 号

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孙丰华 / 主编

逍遥的灵魂 : 庄子传

王丽娟 / 著

出版人 / 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北京市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10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16.75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054-8

定价 : 35.00 元

主 编：孙丰华

副主编：刘建威 王乃光

编 委：马长顺 朱瑞莲

田原琚 石耿立

策 划：石耿立

总 序

高洪波

孙丰华同志主编的《历史文化名人丛书》，历时两载，现在与读者见面了。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套全面系统反映菏泽历史名人的大型丛书，是菏泽市一项基础性、标志性的文化工程。

此套书，集聚多位专家学者，精心创作，披阅再三而成。全套共十册，每册所记述的人物均为出生于菏泽，且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如吴起、孙臧、庄子、吕后、刘晏、黄巢、晁补之、赵登禹、何思源等。书中以传记性的纪实体裁，鞭辟入里的研究考证，通俗生动的文学语言，评述菏泽历史名人的生平事迹、历史成就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菏泽位居中原，紧邻黄河，襟带齐鲁，承东启西，南接北引，扼苏皖豫喉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是哺育华夏儿女的一方沃土，是展现中华文明的重要舞台。几千年来，繁衍生息在这块热土上的菏泽人，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兴盛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辉煌篇章。许多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发生在这里，许多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起源于这里，许多影响久远的名流大家诞生和活跃在这里。从先秦至当代，菏泽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名垂千古、彪炳千秋的风流人物。他们活跃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叱咤风云、运筹帷幄之中，立不世之功；有的潜心学问，独步文坛，开一代文风；有的目光玄远，创一代流派。他们在各自领域都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引领着时代潮流，推动着社会进步，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

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罗曼·罗兰在《名人传》序言中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菏泽历史名人，在浩瀚的历史星空，闪烁着熠熠光辉，他们凝结着菏泽人文精神的灵魂和精华。他们的事迹和成就折射着厚重的民族史，体现着历史前进的轨迹，承载着文明发展的结晶。他们不仅点亮了山河秀丽的鲁西南大地，也是中华民族世代积淀下的一段乐彩华章。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是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典型地域文化特征的《历史文化名人丛书》，对于帮助读者研究了解菏泽文化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鉴古而知今，传承可创新。全面认识菏泽历史，系统整理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更好地培育当代菏泽人弘扬志存高远、奋发向上的人文精神，进一步激发人们热爱菏泽的自豪感和建设菏泽的使命感。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的出版发行，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加强菏泽历史文化研究，传播菏泽珍贵历史文化，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奠定历史文化基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文化价值。

《历史文化名人丛书》评述相宜，以评带传，评中有传，传中有评。即使涉及传的部分，也是叙写真实事件，真实性高、可信性强，这也是本套丛书所要带给读者的真趣。丛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以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为读者呈现史志传记的真实色彩，可以说是很好的一部“菏泽风云人物集”，具有很高的阅读和收藏价值，应该为今天生活在菏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熟知，也应该让菏泽以外的人们所关注。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衷心地希望，《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的出版，有利于当下菏泽人全面认识菏泽历史，回溯历史源流，追寻前人足迹，汲取精神力量，从而进一步创新发展理念、激发创造活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菏泽崛起伟大事业的征程上，创造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时代的新辉煌。

目 录

第一章 乱世逸者吟	1
第二章 精神独游天地	21
第三章 万物与我为一	39
第四章 无用最是大用	55
第五章 德不形物不离	76
第六章 天人同大道通	96
第七章 无为王者之治	109
第八章 安顺颐养天年	133
第九章 我与惠施好辩	150
第十章 孔丘拜访老聃	172
第十一章 天下方术之思	185
第十二章 归去无何有之乡	210
附录一	224
附录二	227

第一章 乱世逸者吟

我已经老了。

我越是持久地凝神思索天空的星星，我的内心越是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

只有我还活着，我的爱妻走了，惠施也走了。

夜晚没有阳光，人的思绪却鲜亮而生动。沧桑尘世，不过百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追名逐利，是一种人生；彪炳千秋，也是一种人生；卓尔不群兀兀穷年如我，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

前几年，蔺且二三子常在我身边劝请：“先生啊，徒儿们热爱您的辩才，迷恋您学问的深奥高蹈，也喜欢看您端坐入神的思考，但先生已年过七旬，我们恳请您，还是动手写些文字吧，当代流传的谬书太多，大多不能像先生般探源人生的真精神。徒儿们怕先生百年之后，凭我等口口相传，不过几代后先生真学便无法薪火相传了……”

我初觉无所谓，认为他们多事。既已为一矣，安得有言乎？只有角落，边缘，才会有一份真的深玄，真的明澈！无言的，自然的，才能让智者沉吟，贤者神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但近来，却愈来愈感觉到有写点东西的必要了。周王室早已衰微成为摆设，而群雄并起，纷争连年，不惜一切代价争夺土地、财宝、人口，当然也包括人才。在这个乱哄哄的时代，各方所谓人才达士，纷纷出来四方游说，闹得沸沸扬扬。像苏秦、张仪、公孙龙之流，唯利禄是求，无什么操守可言，只要有官做，能富贵，既可悬头于梁刺股以锥，也可以朝秦暮楚，卖友求荣。当然他们中走运的最终也混成了达官显贵中的一员。合纵连横，权倾朝野，名满天下，真是无限风光与显赫，俨然成了常人眼中的“大人物”。他们一有操戈，诸侯也惧；他们安居不动，天下也就安定无事。看那合纵组长苏秦位尊而多金，风度翩翩地来往于六国之间、身兼六

国相任，公文包里装着六国的相印，走起路来故意大摇大摆，让玉佩剑饰叮当乱响，其阔气傲睨之态，连他的父母都洒扫而郊迎三十里了。而那张仪最可恶，害得我友老惠丢了几十年的铁饭碗。

邻国儒生孟轲者对这些人惯是满腹醋意。讲什么有道则出，无道则隐的气节，那也只是心下暗羡别人，表面装清高。眼看着人家把天下闹得动荡不安、沸反盈天又一塌糊涂，而自己的呼声愈来愈被淹没了，愈来愈受诸侯的白眼了。便只好退回房里，把满腔不平和才气都写在竹简上，以求扬名于后世。

这两拨人虽有大区别，亦有共通处：热衷显达于朝市。想那 200 多年前的孔丘，在野外的时间不少，并且也颇受苦难磨炼，但他那辆常常自己执辔驾驶的在阡陌间奔驰扬尘的车子，其辙印是直通城市，且直通国君宫殿的，而孟轲也在齐稷下、魏大梁和滕公的衙门混饭吃。

远遁蒙邑郊野，独钓濮水岸边，乱世的一切便不存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弹琴，我钓鱼，我授徒，没有人留意我，即便留意，也是我的寓言，那我还是我。

如果说孔丘喜欢令人生厌的礼呀、仁呀、忠恕呀、君臣呀，那么我却喜欢令人心脾通透的所在，一派自然的天籁。扶摇九天的大鹏，怒气冲冲挡车的螳螂，自得其乐的斥鸱，以及在河中喝得肚皮溜圆的鼯鼠……这些自然生灵不是更有魅力吗？我这一生只做过几年漆园小吏，并且绝没有贪污索贿受贿的案底。我住泥屋，吃淡饭，织屦维生，我没有金银田舍，让家人跟着受苦实在对不起了，尤其已经离我而去的老妻。记得那年秋天，家中无米下锅，实在寒饿难忍，我尊妻命去向监河侯借粮，竟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人身侮辱，监河侯定是猜测我借得起还不起，就巧妙地拒绝了。

我的同乡，同样受穷后来发了迹的曹商，最会挖苦我，当他从秦王那里得到一百辆车的赏赐，“一悟万乘之主而益车百乘”后，逢人便散布：庄周已饿得脖子干枯而皱，面皮消瘦而黄了。我毫不客气地还击他：你还不是凭着舔秦王股沟中长脓的痔疮发家……一言中的，齷齪如曹商者能奈我何？

想那 200 年前的孔丘，假如他真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也”，他也有三千块腊肉了。所以他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肉要切大小相同的正方形，再加上生姜细细炖烂，这才下箸。而且酒量特大，一般是喝

不到失态的地步的。孟轲呢？带着他的众多门徒在齐王那里一面大吃大喝，一面又发“君子远庖厨”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既清高又潇洒的言论，齐王甚至要给他在国都正中盖别墅，再用万钟谷禄来养他的弟子哩。

有人说我和孟轲是当代两个最好的论辩高手，的确我们有共同认识的很多人，我们年轻时在梁惠王宫中也曾擦身而过，但我们能相提并论吗？200年前，老聃与孔丘是相识的，据说有些抵牾，但他俩都不善辩论，一个好道德，长者风度，言简意赅；一个讲仁礼，温良谦让，立论中庸。可想而知两个平和的人在一起，不会有太多趣味。孔丘后学孟轲执逻辑利器，无坚不克，力拒杨墨，但他气势汹汹，喜谈政治甚至政策；而我却终身奚落他的偶像孔丘，喜谈心斋坐忘。我们虽然都以“好辩”显名，但同样的固执与傲慢，别说惠王没介绍我俩认识，即便介绍，我们也永远是两条平行线，没有兴趣，辩不起来。

论辩能否起兴，是要看对手表现的，就像我的故友惠施，虽称不上顶尖辩家，却是最对我口味的辩手。人们只看到牧野战鼓擂动，旗帜飘扬，却从来不想惊世的对话或思想碰撞也需要棋逢对手，恰如好看的文章传世那是需要机缘的。

惠施走后我更加寂寞了。老惠施，我一生中唯一的朋友，你走得尚早了一点儿，我们还有好多未争论完的话题，或还有许多想开而没来得及开的辩题。老家伙，死脑筋，不灵活，讲实证，恪守物我界限，生前动不动就讽刺我：所以为人所弃，怪就怪自己言论大而无当……可老朋友，你的突然离去让我非常悲伤，每当过你墓前都唏嘘难禁，老朋友，除你之外，再无人与我当面辩论阐发妙理了。

有人说我难以琢磨，一会儿是尖锐无比的人生解剖师，一会儿又是沉湎往事的诗人；一会儿是濮水上的渔翁，一会儿又是土屋前答疑辩难的智者；有时悄然远游，有时又端坐家中寂然冥想……。也许我太不拘一格了，又常常行踪不定，人们张皇四顾，不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了。从江湖上传来的我的消息总是云遮雾障。

我是个激情与超然相融合的人，这说来有些矛盾，也危言耸听，大凡一般人在激情与超然之间只能取其一。是的，当我站在世界的对面打量着这个庞大丰富的世界时，发现这个世界微不足道如草芥，虚张声势如小丑，于是我便转身深愧来到这里，我的灵魂已飘远，去了那“无何有之乡”，

只有单薄的肉身仍留在人间，如深秋的最后一片叶子。但在同时，我又怜悯世人的无助与渺小，从而心中充满丰沛的激情。

我热爱自然的一切，自然万物都有灵性，或者说都具备了感动人心的诗性，鬼魂、神灵以及种种动物、植物甚至土偶、桃梗都能如期如生地与我对话。自然是如此的生机勃勃，意趣盎然，充满诗性光辉！于是我与自然做了最长久的厮守。我的理智时刻像圣哲般清醒，如蛇行草上，不粘不滞，寒气渗透又敏锐无比；而我的心灵却无时不像诗人那样沉醉，如鸽立檐间，不怨不怒，怜悯四溢而柔情万种。我喜欢当众把一切都掷在脚下，作践给世人看，并遏止不住地冷笑；而当众人散去，我又禁不住收拾起这一切，把它们拥在胸前，独自失声痛哭。我就是这样恣肆怪诞，任情任性，一路挥洒着，我哭我笑，我喜我悲，濮水林间，我垂钓，我弹琴。

是啊，趁激情还未退潮，我确实应该写些文字留下来了。

谁知道哪天我会超然到对一切永远失去激情呢，包括著书？

一

蔺且这段时间觉得老师经常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们担心庄子，害怕老师离开他们的视线，对他们而言，说不定哪天老师再一次的失踪即是永别了。

庄子暗笑：生死自有定数。

那天课堂答难结束，蔺且神情凝重似若有所思，庄子猜到他在想什么，便说：“且，你停一停，到我身边来，明天去准备些竹简吧，我要开始写文章。”

蔺且听庄子终于答应要著书了，欣喜若狂，他呜呜呜，涕泪滂沱，把几个师弟都召集来，置办了一些简单的酒菜来欢庆这个好消息。庄子不忍扫他们兴致，在一片喜泣声中也喝了几杯。

蔺且看着秋风吹拂着庄子凌乱的白发，已过古稀之年，他的牙齿也掉得所剩无几，几杯酒下肚，满是皱褶的双颊慢慢有了红晕，嘴角也挂了几分笑意：“二三子，听我说。”

自从师娘走后，庄子除了授课答难及与人论道外，已经很少说话了。弟子们都喜欢听他说话，老师绝对是乡野文化的代表，他的思想跟他人一样充满野味，那是一种湿漉漉的水的韵味，生动鲜亮，摇曳多姿。现在看

他借酒劲儿又要发表久违的庄氏演讲了，一千人赶紧各处端来竹简、笔墨，准备记录。

“别家写文章是为了王者纳言，为了名满天下，或为了争强好胜，而庄周著书立说到底为了什么？”

庄子看着弟子们急于求知的神情，这样自问着。

“隐居濮水，远离乱世纷争，是我自己的选择。也许生来我就是这个世界的非合作者。”

庄子抬眼凝望深邃的天空，沉醉在自己遥远的回忆中，思绪纷披。

二

70年前的一个秋日，母亲怀胎十月产下了我，我是在孔丘、老聃死后大约200年来到这乱世的。我的出生平淡至极，实在不好意思和这二位相提并论。但人们总喜欢把我们三个放在一起说事，我也没办法。

至今还记得上私学时启蒙师贲先生对两位圣贤的崇拜：“看我们孔圣人出生时，天上奏乐声响起，同时有五个仙翁，从云彩中冉冉下降。其中一个说道：‘天生圣人，天降音乐。’地上混浊的黄河水，忽然清澈见底，那是‘圣人出而黄河清’。再看老聃先生，理氏夫人怀胎81年，生下一个白头发、白眉毛、白胡子的男孩，就感慨万分取名为老子。老子一出生就会说话，他生在李树下，老子指着树说：‘好，我就以此树为姓吧。’从此取姓李。圣人在母腹中就开始了思考，所以智慧，看你们一个个笨头笨脑、不求上进的样子，告诉我谁出生时流星划过长空了？”

我们面面相觑，无话可说。可我觉得自己确实长得不比他俩的画像难看，别人都说我眼神酷酷的，皮肤也白净，并且最重要的是：至少我是顺产，没有一生下来就要了母亲的命。

我的家在宋国濮水之滨的蒙邑（今山东东明县境内），离宋城（今河南商丘）不远，属于郊区城乡结合部。我爹死得早，留下母亲带着我还有两位哥哥聊以度日。母亲疼我，日夜纺线织布攒些家私、十三岁时便把我送到离家不远的贲先生学堂读书学习，这让大字不识，每日在地里刨食还要下河辛苦打鱼的两位兄长嫉妒不已。但中原一代民风淳朴，他们二人虽恨得牙根痒痒，老母的话也不敢违背，只好背地里使坏，经常合伙收拾我，暗中箕畚没少往头上扣了，蛇没少往脖子里塞了。没办法，放了学我为躲

避兄长的收拾便使劲在外游荡，不到天黑绝不回家。

蒙邑林间盘桓的小鸟、啄食的野鸡，路边的野草、闲花，濮水河中的游鱼都成了我饭后课余迷恋的东西。那时候蒙邑周边美得很，尤其是一片盈绿的春夏季节，有的可玩。我喜欢出神地蹲在清澈见底的濮水河边，看一群群快乐的游鱼你追我赶游过来游过去，或者坐在河边的草地上鼓琴而歌。

跟着贲先生学习礼乐六年有余。老先生是一儒生，满腹经纶，开口孔丘墨翟，闭口尧舜文武，他的这所私学是宋国比较有名的一所学校，为宋国培养了很多知书达理的人才，这些学长毕业后相当一部分都走上了仕途。在一个战火连天、牛人辈出的时代，一般人都认为读读满筒仁义礼智的圣人之书，学习学习礼乐经典，求仕当官是最好的出路。所以，很多家长都将子弟送到老先生的门下，希望将来捞个一官半职。

我的记忆力不错，老先生教的那些圣贤书，我大多能倒背如流，但是，老先生课堂上阐发的那些意思，我越来越觉得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那些所谓满腹经纶的士，口口声声仁义道德，都是好的读书人，可是他们当官以后所作所为怎么就与圣贤之道大相径庭了呢？

我每每发问，老先生都面露不悦：自孔子以来，学者都是这么解释的。要怀疑这些解释，就是怀疑孔子；怀疑孔子，就是怀疑圣人；而怀疑圣人是大逆不道的。

他经常替我母亲教训我：都快二十岁的人了，应该懂事了，做有理想有抱负将来成为一个有礼有节的士人，为你娘争口气。不要整天胡思乱想，迷恋鱼呀、鸟呀的，像个长不大的童子似的。

我也知道自己的胡思乱想非常令老师失望，但我生来喜欢思考，讨厌约束。快二十岁了还有一颗童心有什么不好？儿童的心地就像湖水那样清亮，不掺一点杂质。他们没有任何忧虑，生活得自由自在。他们不懂得什么叫道德。他们想哭就哭，想笑就笑，饿了就要吃，困了就要睡觉。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按照自然的本性而来。看看我们周围这些学习了仁义礼智的成年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受制于各种束缚。做士首先是为父母而活，然后是为了国君而活，然后是为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而活。学会了一切也就失掉了自我。

我的这些怪想法经常招来贲老师的戒尺和唾骂：“蠢材，无用的幼稚

之见，真是异端邪说。”同时也受到来自同学的耻笑和奚落。

我的同桌艾礼同学就经常开导我：“我不敢苟同在下的观点。的确，生逢乱世，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国与国之间缺乏信任，这都是事实。圣人所说的仁义礼智，在大多数人们的心目中也已经不是高尚的品质，而成为捞取功名的诱饵，这也是事实。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乱世出英雄，我们的任务在于投身天下，改造天下，创造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而不应该一味逃避。”

同学们背后都喊我“庄嫩”，后来也通过艾礼同学传到我耳中，我并不介意，反正那时我整天生活在这种身心的夹击中。

在濮水河边，我结识了一位得道的高人——长桑公子。

长桑先生，本来隐居抱犊山，我遇见他时，他正四方云游刚巧来到宋国，见濮水两岸风光不俗，他便暂时在濮水边的树林里落了脚。一天，他长长白发散披，边走边歌从我眼前飘过：

巾金巾，
入天门，
呼长精，
吸玄泉，
鸣天鼓，
养丹田。

我以为眼花见到了神仙。

这样三次巧遇后，我们便成了相识。是我的琴声与凝神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说听琴识人，知道我将来会是个不同凡响的人。我很迷茫，老先生有没有搞错？我可是经常被老师批得狗血喷头的。但毕竟有人夸我，我还是很高兴。他又说，你的琴声也流泻了你心中无尽的烦恼。我不禁上下打量开了他：眼前这位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世外高人吧，须眉皓齿，散发披肩，一派仙风道骨。

有时老长桑会到濮水打打鱼，聊以消遣。我们一老一少，成了忘年交，在他的林中茅草屋中我们经常抵掌而谈直至夜半，若非老长桑怕母亲担心我每每撵我回家，相信我们会回回聊到天亮。

长桑先生确实是见过世面的人，他已不记得自己的年龄，但他的思路依然清晰，他对世事看法依然深刻尖锐，比起令人昏昏欲睡的贡先生满口的“子曰”，我更喜欢听长桑公子先生扯淡。他教会了我钓鱼，还有游泳，使我更加和大自然水乳交融。我也从长桑先生那里学到了儒家经典以外的许多历史知识、自然知识以及对王道的叛逆。他告诉我仁义道德是搅乱天下的根本，自古以来世传的贤人君子实际上都是不仁不义的，而真正实行仁义的忠臣良民却都不得善终。

他见我非常聪明，便将他一辈子的学问全部传给了我。又将自己保存的老聃《道德经》交给我，让我好生细读。

长桑先生还给我起了个名叫“周”，“周者，圆也、天也、道也，你就叫周吧。”从此我就叫庄周了。

他还给我赐号“南华”，“南华”就是“离明精华”的意思。但我生前很少用。

最令人钦佩的是，长桑先生脑子里，装了很多生动有趣而意味深长的故事，在我们聊天过程中信手拈来：

“给你讲一个黑夜的故事吧，你可不要害怕：

儒家做任何事，哪怕是犯法，比如盗墓吧，都须念念不忘地诵《诗经》讲“仪礼”，力求做得文明。

有一个大儒，名叫胪传，专门干掘墓盗宝的勾当。但是，他虽然在黑夜里干那见不得人的事，却严格按照儒学的礼义，开口就是赋诗言志，俨然正人君子。有一天晚上，大儒胪传领着他的一群弟子来到一个贵族的墓地。等他们挖开墓坑，撬开棺槨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大儒胪传站在墓门外望风，有些着急，开始往墓内喊话：‘东方作矣，事之若何？’

弟子在里面答：‘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胪传喜出望外，脑子反应很快：

弟子按照胪传的指点，用椎撬开死者的嘴巴。

胪传又吩咐道：‘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我听了笑了起来，竟然有如此披着虚伪外衣的仪礼，真是绝妙的讽刺。我再给你讲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要求完美的人，他不喜欢自己的影子，厌恶自己有脚印。他用脚踢影子，却怎么也踢不到，他一抬起脚，影子就不见了，他的

脚刚一落地，影子又出现了。于是他干脆跑起来，想离开自己的脚印，甩掉自己的影子。但是，他跑得越远，脚印越多，跑得再快，影子也能追上他。夕阳西下，他发现自己越跑越慢，而影子却越跑越快了。他开始奋力狂奔，却还是赶不上影子。他自以为跑得太慢了，就拼命加速，不停歇地加速，不知道跑了多少个马拉松了，最后精疲力竭累死了。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最愚蠢的吗？他只要坐在大树的树荫底下安静地休息，脚印还有吗？影子还有吗？其实像儒家弟子们那样，害怕自己的行为不合乎仁义礼智而奋力奔走追求尽善尽美的人不也是如此？他们奋力奔走是为什么？是为了摆脱困境，为了追求卓越。可是他跑得太快了就会累，他越累就觉得困境越大，一直等到跑得连性命都没有了，那个时候，跑得再快也还不是等于零？如果他们肯到一棵大树阴凉里休息，影子与脚印都会不存在。”

那么，这棵大树，使普天下人不去追求仁义礼智而自然道德高尚的大树究竟是什么呢？

长桑先生认为，那就是至德之世。

在人类的早期，没有圣人，当然也没有强盗。那时候，人们的行为就像童子游玩一样无欲无求，纯真烂漫，而不像现代人这样拼命钻营。他们的眼光专一而清纯，不像现代人这般一脸的狡猾。那时候，山间没有道路，水上也没有舟桥，村庄之间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人与各种动物和睦相处，互不侵犯，因此，拖住老虎的尾巴游玩，老虎并不伤人；爬上树去看一看喜鹊的窝巢，喜鹊也不害怕。那时候，没有君臣之分，没有君子小人之别，谁也不欺侮谁，谁也不高高在上给谁赋税徭役的重压。人们的本性是质朴的、无私的，因此那造化之初是高尚的、令人追思的。

我的心豁然开亮了起来，我有些激动，长桑先生真是上苍派给我的知音啊。

我说，先生，你认为现今世上还能找到一处地方，似古风犹存的至世吗？

长桑先生摇摇头，找不到了，他看我失望的样子。又说，不过，楚国的南方，是一个美丽质朴的地方，风俗不类中原，我年轻的时候曾多次去过楚国。回想起楚地的风土人情，真是令人难忘。

楚之南，楚之南，我要到楚国去。

我主意已定，20岁了，我不能再等了。

幼时听村中父老乡亲们谈及楚越蛮地，总是用一种鄙夷不屑的口气，但言语间又明明流露出欣羡向往的神情。我想那是否是一处仙境般的地方住着一群赤身裸体的蛮子，说着我们村里人听不懂的话，在那里亦歌亦舞、餐风饮露？后来在私塾里，贾老先生讲到楚国，也像村人那样表现出自相矛盾的态度：讲到楚人废止礼仪，不遵教化，根泽不正而妄图觊觎周鼎，老先生每每摇首蹙眉，深恶痛绝；倘偶尔说起楚越山水之灵秀、物产之丰饶、人民之勤谨，贾老先生则又言辞闪烁，神色间大有憬然神往的样子，令我好生奇怪。当时宋人很少有亲自到过楚国的，对楚国的一些说法多半来自道听途说，失真之处颇多，只是从片言只语中得到了关于楚地楚民的一部分感性认识。

战争与拓土，我厌恶也不感兴趣，因而对楚国的崛起，如同秦国的扩张，都看作自然的政治历史事件，并没有多加关注；然而楚地，尤其是沅湘之间特异的风物民情、山水胜景，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是不是真有一种名叫凤的异鸟？龙舟是什么样子？究竟有没有茹毛饮血的蛮民？楚人的巫术是怎么回事？种种疑问，凭借有限的、真假莫辨的传说，仍然想不出一个明晰的轮廓来。

而我天生喜欢探怪猎奇，越是想象不出吧，越是好奇。想得多了，对楚越的憧憬就在心里扎了根。现在长桑先生又提及那里的美丽与古朴，勾勒出了一幅亲切而诱人的至世图画。从中我发现了与自己的志趣性情相一致的，合乎人性的，天然朴素的新鲜生活，这种生活与我现在正置身其中的生活迥然不同。被礼治的说教重重枷锁太久了，烦透了，我要走出蒙邑，离开宋国，到楚蛮去看看。漂泊江湖，浪迹天涯，去过一种适意任性、忘我天真的生活。

三

我收拾了一点简单的行囊，开始了南游的旅程，我没有告诉母亲，只辞别了长桑先生。临行前，长桑先生向我详细介绍了去楚国的路线，以及楚国的地理情况和文化风俗，并送我一些盘缠，还有一匹马。

暂别故土，悄然南行，一路星夜兼程、餐风露宿对年轻气盛的我倒也算不得什么。

愈往南行，水路愈多。山村水郭之间，异国风情一点点显露出来。经